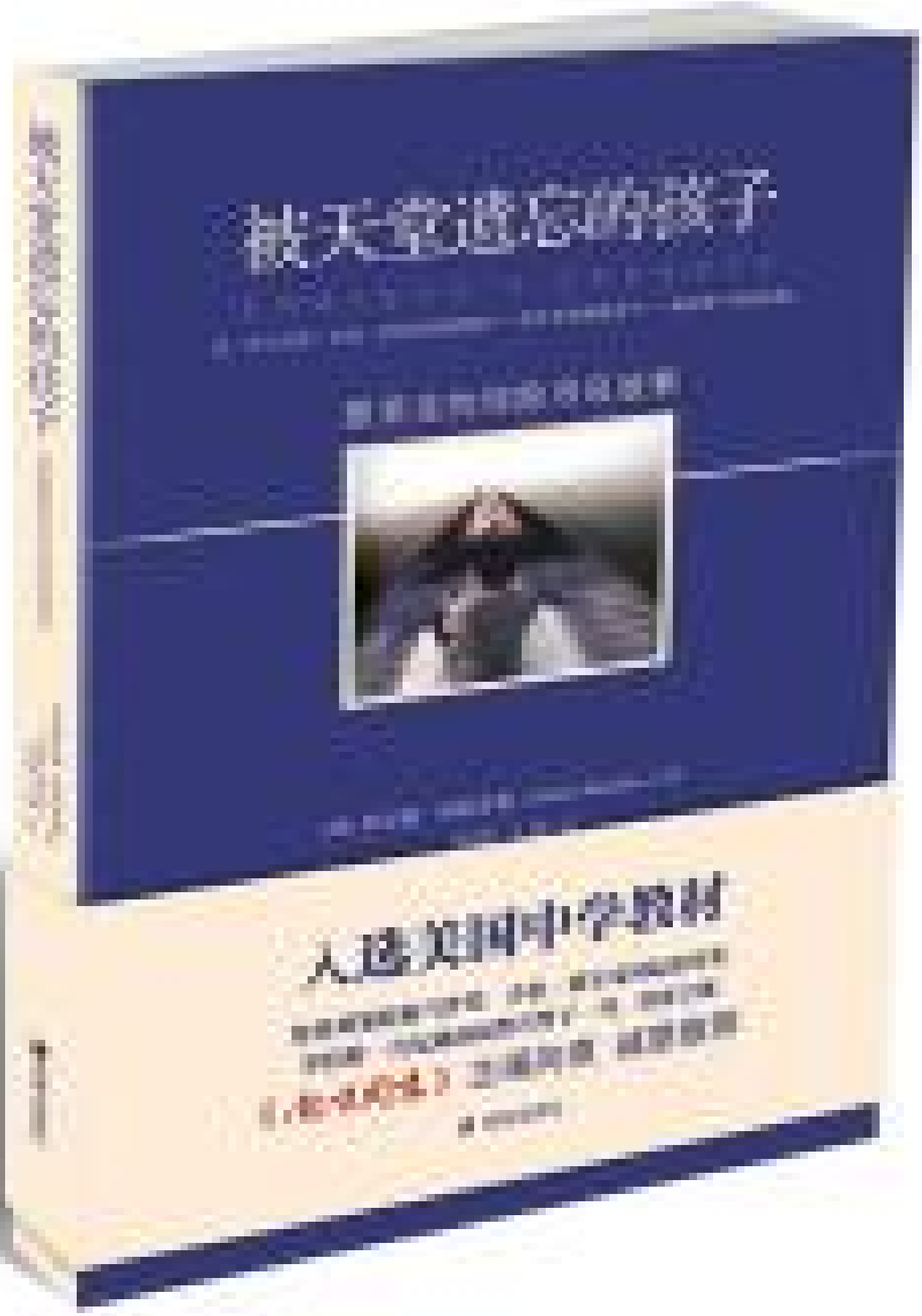
被天空遗忘的孩子
入选美国中学教材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1
- 2
- 3
- 4
- 5
- 6
- 7
- 8
- 9
- 10
- 11

1

洛德丝的确想花钱请偷渡客把孩子们带到美国，但又害怕有危险。那些人被称作“草原狼”，他们往往都是酒鬼和瘾君子。为了完成整个旅程，通常会需要一连串偷渡客的协作。孩子们被一个陌生人转交给另一个陌生人。有时，偷渡客会中途抛弃孩子。

经常会有事情让洛德丝想到那些危险。她在长滩的一个好朋友花钱请偷渡客把她妹妹从萨尔瓦多带到美国。旅程中，她妹妹定时往长滩打电话，向她报告穿越墨西哥的进展情况。后来，她妹妹突然没音信了。

两个月后，她的家人才从一个男人那里听到消息。他是和那群人一起北上的。他说，偷渡客把24个偷渡者装上了墨西哥一条本已超载的小船，结果船翻了。船上的人几乎都淹死了，只有4个人侥幸活了下来。有些人的尸体直接被冲进了大海，其他人的尸体被埋在海滩边上，其中包括那个女孩。那个男人还把洛德丝朋友的家人带到墨西哥海滩。家人挖出了她妹妹已经腐烂的尸体。她手上还戴着高中毕业戒指。

另外有个朋友请偷渡客把她3岁的儿子带到美国，跨越国境的时候，偷渡客被边境巡逻队抓住了。朋友吓坏了。整整一个星期，她都不知道自己那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的任何情况。

洛德丝听说，许多偷渡客只要稍微看到一点麻烦的迹象，就会立即把孩子们抛弃掉。墨西哥的政府机构经常在机场和长途汽车站发现被抛弃的偷渡孩子，只好把他们放到政府办的收容院里。那些收容院中随处可见年仅3岁的幼儿，个个满脸茫然、绝望透顶的样子。

维克多·弗洛里斯4岁，也许5岁，被一个女偷渡客扔在一辆汽车上。孩子身上没有身份证件，没有任何电话号码，最后只好被送进墨西哥塔帕丘拉镇Casa Pamar收容院，就在危地马拉边境以北。收容院

会在电视里播放孩子们的照片，家人得到消息后，也许会去把孩子接走。

那个男孩到收容院之后，向管理员萨拉·艾斯拉·赫尔南德兹·埃雷拉说了自己的姓名，但却说不知道自己几岁，也不知道老家在哪里，还说妈妈到美国去了。他紧紧拉着埃尔南德兹的手，一刻也不离开她身边，还要埃尔南德兹抱他。没过几个小时，他就开始哭闹起来，嚷着要妈妈。

埃尔南德兹每天下午下班的时候，男孩都低声乞求她不要走——或者就把他一起带走。埃尔南德兹只好拿一罐草莓酱给他，揉揉他的头发。男孩这时总会难过地说："我有家，在很远的地方。"

2

弗朗西斯科·加斯帕尔12岁，是从危地马拉康塞普西翁惠克斯特拉来的，他坐在墨西哥塔帕丘拉镇一个偷渡者监狱的门厅里，被吓坏了，用T恤衫的一角擦着脸上不停滑落的泪水。他正等着被驱逐出境。在西海岸纳亚里特州特皮克港，他的偷渡客就扔下他走了。“他没看见我没爬上火车。”弗朗西斯科抽泣着说。由于腿太短，他没能成功地爬上火车。移民警察抓住他，用汽车把他送到塔帕丘拉镇。

弗朗西斯科是在父母双亡后离开危地马拉的。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张小纸片，上面写着他舅舅马科斯在佛罗里达州的电话号码。“我是去美国帮舅舅摘辣椒的，”他说，“请帮帮我吧！请帮帮我吧！”

他脖子上的一条细绳子上挂着一串用塑料珠子串起来的十字架。他紧紧拽着那个十字架，离开自己的座位，疯狂地哀求着门厅里的一个个陌生人。他小小的胸脯起伏着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痛苦得脸都扭歪了。他请求在场的其他每一个偷渡者把他带回特皮克去找他的偷渡客。他怯生生地去拉那些人的手：“请把我带回特皮克去！求求您！求求您！”

对洛德丝来说，前男友桑托斯的消失让她受到了极大的打击。黛安娜4岁的时候，桑托斯又回到长滩。但不久之后，他在一个街角上等着上工的时候，被移民局搜捕非法入境的人逮捕，并被驱逐出境。以后洛德丝听说他再次离开洪都拉斯到美国来了。但他一直没到目的地。甚至他在洪都拉斯的母亲都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。最后，洛德丝得出结论：他或者死在墨西哥，或者在格兰德河中淹死了。

“我真的这么想让孩子们到我身边来，”她自问，“以至于愿意让他们去冒失去生命的危险吗？”此外，她也不想让恩里克到加州来，这里的黑帮、瘾君子和犯罪分子太多。

无论如何，她也还没攒够那么多钱。“草原狼”的最低要价都是每个孩子3000美元。女偷渡客的要价更是高达每个孩子6000美元。有个

最牛的偷渡客说，他可以用货运飞机将孩子带到美国，但要价是10000美元。她必须先积攒下足够的钱，才能把两个孩子同时带到美国来。如果不这样，被留在洪都拉斯的孩子会认为她不那么爱他们。

恩里克绝望了。他不得不自己想办法了。他要搭火车去找妈妈。“我想到你那里去。”他告诉母亲说。

“千万别开这种玩笑，”洛德丝说，“太危险了。耐心等我的消息。”

反 叛

现在，恩里克的愤怒已经达到不可抑制的程度。他拒绝在学校制作母亲节卡片，开始打其他孩子，还在僻静的地方撩女生的裙子。老师试图让他规矩点，就用一把很大的戒尺打他。恩里克紧紧拽住戒尺的一端不松手，把老师气得哭起来。

他还跳到老师讲桌上吼叫：“谁是恩里克？”

“你是！”全班同学回答。

他曾三次被勒令休学，两次复读同一年级。但他从没违背好好学习的承诺。尽管他周围的孩子有一半早早退学，他仍然坚持读完了小学。学校举行了个小小的毕业仪式。一个老师拥抱他后，喃喃低语道：“谢天谢地，恩里克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。”

他自豪地站在那里，身穿蓝长袍，头戴学士帽。但母亲家没有任何人前去参加他的毕业仪式。

现在，他已经14岁，是个少年了，在加里泽尔街上消磨的时间更多了。这个街区由一个贩卖毒品的黑帮控制着，并且很快就成了特古西加尔巴最让人头疼的街区之一。奶奶让他每天早早回家，但他经常去踢足球，半夜才回家，而且拒绝出去卖香料了。如果有女孩子看到他在街上叫卖一杯杯的水果块，或者听到有人叫他“玉米粉蒸肉小贩”，他会觉得很尴尬。有时，当恩里克一丝不挂地睡在床上，不能迅速跑出去逃脱惩罚时，奶奶会用皮带抽他。“现在我们来算总账。”奶奶说。她边打边数，恩里克调皮过多少次，就会被抽上多少皮带。

3

由于没有父母在加里泽尔街上保护他，恩里克只好自己树立起更粗野的形象。每次和奶奶一起上教堂时，他都把《圣经》藏在衬衫下，以免别人知道他们是去教堂。

很快，他就再也不去教堂了。

“别和那些坏孩子混。”玛丽亚奶奶经常说。

“我交什么朋友，你管不着！”恩里克总是顶嘴。还说奶奶又不是妈妈，没有权利告诉他该做什么。他有时天亮才回家。

奶奶会哭着一直等到他回来。“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啊？”她问，“你不爱我吗？我要把你送走。”

“送走就送走！反正没人爱我。”

但奶奶说她是从心底里爱他的，只不过想让他干活，做受人尊重的事，以便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。

恩里克回答说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
那么些年来，恩里克已经成了奶奶最小的儿子。“留在我身边吧。如果你听话，我的一切都留给你，我死后请把我埋了。”她祈祷自己能把恩里克留在身边，直到他母亲让人来接他为止。但她的儿子们却说恩里克必须离开她。她都70岁了，哼，他会去埋她，他会把她活活气死的。

奶奶难过地给洛德丝写信说：“你必须给他另找一个家。”

对恩里克来说，这是又一次被抛弃。先被母亲抛弃，然后被父亲抛弃，现在又被奶奶抛弃了。

洛德丝安排她的大哥哥马可·安东尼奥·扎布拉收留恩里克。他会帮助恩里克的，洛德丝像恩里克那么大的时候，他也曾经帮助过洛德丝。当时，他们的母亲实在无力养育那么多孩子，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，马可就把洛德丝接到了自己家里。

洛德丝仍然定期给恩里克寄礼物：一件橙色球衣、一条蓝色裤子、可以听广播的收录机等。她很是自豪，因为她寄回去的钱让贝尔姬念完了私立高中，最后还上了大学，学习财会。在一个大约半数人日均生活费才1美元或者不到1美元的国家里，穷人区的孩子几乎从没上过大学。

洛德丝寄回来的钱也对恩里克有很大帮助，他也知道这一点。如果母亲不去美国，他可能的结局就是：在城里捡垃圾。洛德丝也知道这一点，因为她自己小时候就天天去捡垃圾。恩里克知道，有些孩子尽管只有六七岁，但他们的单亲妈妈留在国内，挣不到钱。为了吃饭，他们也不得不去捡垃圾。

一辆又一辆垃圾车隆隆开上山顶。数十个大人和孩子争抢一个有利位置。垃圾车一倒出垃圾，捡垃圾的人就蜂拥而上，在湿滑软泥地上的废物中间翻找塑料片、小木块和破铜烂铁。医院倾倒的垃圾中随处可见血液和胎盘，让其他垃圾也变得潮湿起来，踩在脚下吱吱响。偶尔会有孩子看到一块发霉的面包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用被垃圾染得黑乎乎的双手捡起就吃。那些孩子们在臭烘烘的垃圾堆中翻找可换钱的东西时，数千只黑色美洲兀鹰也在阴沉沉的天空中盘旋，把粪便排泄在下面的人身上。

恩里克还能见到其他那些干重活的孩子。离洛德丝小时候居住地只有一个街区远的地方，有一大堆木材厂倒掉的锯末，上面挤满了孩子。他们赤脚踩在锯末上，脸上扑满灰尘，正在飞快地将锯末铲进锈迹斑斑的锡皮罐里，再倒入巨大的白色塑料袋中。然后，他们把那些塑料袋拖到将近1公里高的山上，把锯末卖给居民。居民们用锯末引火，或者把锯末撒在房子周围的潮湿泥地里防潮。一个11岁的男孩子已经在这里拉锯末卖3年了，每天3次上山，用赚到的钱买衣物、鞋袜和纸笔。

4

街区的其他孩子挨家挨户地主动要求为户主收集和焚烧垃圾，挣一点小钱。一天下午，3个年龄8~10岁的孩子在他们的母亲面前排成一行，母亲正在把需要搬运的木头往他们肩上放。“给我3块吧！”一个男孩说。母亲先把一块破布放在他的右肩上，然后把几块木块放上去。

在恩里克的母亲小时候居住过的地方附近的一个街区，每天早上有52个孩子来上幼儿园，其中44个孩子是打着赤脚来的。助理教师从一个篮子里拿出一双双鞋子放在每个孩子手中。下午四点离开之前，孩子们必须把鞋子还回去，因为如果他们把鞋子穿回家，就会被他们的母亲拿去卖掉买食物。

在孩子们玩耍的一个峡谷中，黑黑的大老鼠四处乱窜，还有个猪圈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母亲们通常给每个孩子3个玉米饼。如果没有玉米饼，母亲们就用一杯杯糖水把孩子们的肚子填饱。

在恩里克搬去和舅舅一起居住一年之后，洛德丝打电话回去，这次是从北卡罗来纳州打回去的。“加州生活太难了，”她说，“移民太多。”雇主支付的工钱少，对移民的态度也不好。尽管她打两份工，仍然存不到钱。于是，她就随一个要好的女友去了北卡罗来纳，一切从头开始。这是她过上更好的生活、和孩子们团聚的唯一希望了。她把在加州的所有家当都卖掉了——旧福特车、五斗橱、电视，以及她和女儿睡的床，共得到800美元，权当搬家费。

北卡罗来纳的人对移民的敌意更小一些。她可以不锁汽车，甚至可以不锁房门。工作机会也很多。她很快就在一家墨西哥餐厅找到了工作，还在一个拖车家庭中找到一间可供出租的房子，每月租金才150美元，而洛杉矶那个小车库每月租金都是300美元。她又开始存钱了。也许，如果她能存够4000美元，他哥哥马可将帮助她在洪都拉斯投

资。然后，也许她就能回家了。后来，洛德丝又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工作，是在流水线上干活，每小时报酬9.05美元，加班时每小时13.5美元。

如果她能回家，一个一直沉重地压在她心上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：黛安娜迟迟没有施行的洗礼。洛德丝一直没去给女儿施行洗礼，因为她想让女儿在洪都拉斯接受洪都拉斯教父母的洗礼。这件事让洛德丝一直很担心，生怕女儿如果哪天意外死亡，会被送进炼狱。

洛德丝重新认识了一个洪都拉斯来的油漆匠，他们已经搬到一起居住了。他在洪都拉斯也有两个孩子。这个男人心地善良，性格温和，是个好脾气的人。他经常给洛德丝提生活建议，帮她排解寂寞，星期天带洛德丝和她女儿去公园。有一段时间，洛德丝打两份餐厅工，第二份工作深夜十一点结束，他就去接她，与她共度几个小时。他们恋爱了，亲昵地互称“甜心”。

恩里克极其想念洛德丝，但马可舅舅和他的女朋友对他都很好。马可是洪都拉斯边境上一个专门兑换外币的人，这个生意利润很大。多年来，他一直为一个集团提供他们所需的服务，业务量不断增加。马可的家人，包括一个儿子，住在特古西加尔巴中产阶级居住区的一座房子里，家里有5个卧室。马可舅舅每天都给恩里克零花钱，给他买衣服，晚上还送他上私立军校。

白天，恩里克为舅舅跑腿，还负责清洗舅舅的5辆汽车，舅舅去哪里，他就跟到哪里。舅舅对他的关心即使不比对他自己儿子的关心多，至少也是一样多。马可还经常和恩里克一起打台球、看电影。恩里克看到纽约市的高楼大厦、拉斯维加斯闪烁的灯光、迪斯尼乐园魔幻般的城堡。由于恩里克的皮肤颜色较深，马可亲切地叫他“小黑蛋”。马可和恩里克的站立姿势差不多，两人都有点罗圈腿，髋部向前突。尽管恩里克已经十多岁了，个子依然很小，即使伸直身体，也不足一米五。但他的笑容很灿烂，牙齿也长得无可挑剔。

5

舅舅很信任他，甚至让他帮忙去银行存钱。他对恩里克说：“我想让你永远跟着我干。”恩里克感觉到舅舅很爱他，所以也很听舅舅的话。

有一个星期，舅舅的保镖去换伦皮拉（洪都拉斯货币），回来的路上，强盗把他从汽车上拉下去杀了。保镖有个23岁的儿子，父亲惨遭杀害之后，这个年轻人被迫去美国。但在过格兰德河之前被遣送回来了。他向恩里克讲了搭火车旅行的情况，有时不得不从行进的货车车顶上跳下来，还要躲避移民官和墨西哥移民警察。

由于保镖被害，马可发誓再也不做兑换货币的生意。不过，几个月后，他接到一个电话，问他是否愿意在萨尔瓦多的边境上兑换50000伦皮拉，可以得到很大一笔佣金。马可舅舅发誓说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做这种生意。

恩里克想和舅舅一起去，但舅舅说他还太小。舅舅把维克多带去了，他是舅舅的亲兄弟之一。不幸的是，他们再次遭遇强盗。汽车被子弹打成了蜂窝。两个舅舅跳车逃命。强盗向马可舅舅胸部开了3枪，腿上一枪。维克多舅舅的脸被打开了花。两人都不幸身亡。现在，马可舅舅也不在了。

9年时间里，为了把孩子们带到美国来，洛德丝一共才攒下了700美元，但她把这些钱全部用于为兄弟举行葬礼了。

洛德丝的精神几乎崩溃。她到长滩之后，马可曾去看过她一次。但自从离开洪都拉斯后，她就没再见过维克多。她泪眼蒙眬地乞求上帝，如果死人能向活人现身的话，请上帝允许维克多现身，以便她和弟弟道别。“求求你，弟弟，我知道你死了。但我想再见你一面。来见我吧。我发誓不会害怕你。”洛德丝说。

洛德丝愤怒地诅咒洪都拉斯。她怎么能居住在这样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？那里的人们像狗一样任人宰割，却不会引起任何反响。她

想，如果自己被驱逐出境，她能回来的唯一方式就是靠武力。兄弟们死后不久，洛德丝打工的餐厅就遭到移民警察的搜捕。偷打短工的人全部被捕，只有她一个人逃脱，因为她那天休假。

洛德丝觉得再也不能等了。在男友的财政援助下，她带7岁的女儿去做了洗礼。女孩的教父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墨西哥油漆匠及其妻子。洛德丝给黛安娜穿上洁白的曳地长裙，戴上冠状头饰。牧师在她女儿身上洒上圣水。洛德丝觉得，至少一件令人担忧的事得到了解决。

不过，尽管她决意要留在美国，但一个新的噩梦出现了。一天凌晨4点，她听到了母亲的声音，很大，很清晰。母亲喊了3次她的名字："洛德丝，洛德丝，洛德丝。"洛德丝半梦半醒地从床上一坐而起，尖叫起来："啊？"这一定是个不祥的预兆，可能母亲刚刚去世了。她悲痛不已。她还能再见到妈妈吗?

在洪都拉斯，两个兄弟死后没几天，马可舅舅的女友就把恩里克的电视机、立体声录音机和任天堂游戏机卖掉了，那些都是马可舅舅送给恩里克的礼物。随后，那个女人什么原因也没解释，直接对恩里克说："我不想让你再住这里了。"然后把恩里克的床搬到了大街上。

染上毒瘾

15岁的恩里克只好收拾起自己的衣物，去找外婆。"我能在这里住吗？"他问。

这是他的第一个家，那座灰泥小房子。洛德丝出生之后一直住在这里，直到她从门廊上走下去离开。他的第二个家是那座木头棚屋，他和父亲及奶奶一起住在那里。父亲后来找到新妻子离开了。他的第三个家是那座舒适的房子，他和马可舅舅一家住在那里。

现在，他又回到起点。这里已经住着7个人：外婆埃格拉·阿马利亚·瓦拉达利斯；两个离了婚的姨妈；4个表兄妹。他们都很穷。以前一直是靠马可舅舅的资助维持着家庭开支。现在，舅舅不在了，而且埃格拉还有了一个新负担：她必须养活维克多留下的一个小孩子。那

孩子的母亲在他还是婴儿时便去美国了，从此没了音信。“我们连糊口的钱都成问题。”外婆说。外婆还患有白内障，但她仍然收留了恩里克。

但两个舅舅遇害的事让外婆和其他亲人们受到了沉重的打击。他们极少关心恩里克。渐渐地，他变得沉默寡言起来。他没再回学校。刚开始时，他和26岁的姨妈米丽娅恩住在同一个卧室里。一天，姨妈半夜两点醒来，看到恩里克躺在床上悄悄啜泣，臂弯里抱着一张马可舅舅的照片。恩里克断断续续地整整哭了6个月。他爱舅舅，没有舅舅，他不知道如何才好。

6

很快，外婆埃格拉也对恩里克失去了兴趣。他很晚才回家，敲门声会把全家人吵醒。大约一个月之后，米丽娅恩姨妈再次半夜醒来。这次，她闻到了丙酮的味道，听到了塑料纸的沙沙声。尽管屋里光线很暗，她仍然能看见恩里克躺在床上吸什么东西。原来他在吸胶毒。

因此，恩里克被赶到外婆房子后面一间极小的石头屋子里去了。尽管只有两米多远，但仿佛到了另一个世界。那里曾经是厨房，外婆在那里的一个火塘上烹饪食物。墙壁和屋顶都被熏得漆黑，而且没有电。木头门只能推到半开的程度，所以里面很黑。唯一的窗户上没有玻璃，只有铁条。两三米外的地方，是他的户外厕所——地上挖的一个坑，上面是个简陋的木头小棚子。

石头小屋成了恩里克的家。现在，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了。即使他通宵不归家，也没人在乎。但他觉得自己像是再次被抛弃了。

在舅舅的葬礼上，他注意到了一个腼腆的女孩子。棕色鬈发像瀑布一样披散在她肩上。她就住在外婆家对面，和她姑妈住在一起。她脸上总是挂着动人的微笑，对人很热情。刚开始时，17岁的玛丽亚·伊萨贝尔简直无法容忍恩里克。她注意到，这个少年是从他舅舅马可居住的富人区来的，总是穿得很整齐，身上洗得很干净，而且留着长头发，好像很傲慢。“有病啊。我不喜欢他。”她对朋友说。恩里克相信，那个女孩看到他穿得漂亮，脸上总是一副严肃的样子，就以为他很傲慢。因此，他刻意一直保持形象。每当女孩从旁边走过的时候，他就轻轻吹口哨，希望能和女孩说上话。一个月过去了，又一个月过去了，他总是问相同的问题：“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？”

“我会考虑的。”

女孩越是拒绝，恩里克越是想她。他喜欢听女孩咯咯的笑声，喜欢她爱哭的样子。看到她和别人调情，他心里恨得痒痒的。

他给女孩买玫瑰花，送给她一个闪闪发亮的黑色胸章，上面画着一个男孩和女孩，正深情地相互凝视。胸章上写着：“我爱的人是我生命和心灵的全部。我爱的人就是你。”他还送护肤液、泰迪熊和巧克力给女孩。她去两个街区以外的学校上晚自习时，他去接她回家，他还带女孩去看望住在城那边的奶奶。渐渐地，玛丽亚·伊萨贝尔对他热情起来。

恩里克第三次问她是否愿意做他的女朋友时，她说愿意。

自从母亲离开之后，恩里克一直感到寂寞。但他与玛丽亚·伊萨贝尔的交往不仅仅是一种排遣寂寞的方法。他们互相理解，他们心有灵犀。玛丽亚·伊萨贝尔也和父母分开了，也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家。

7岁的时候，玛丽亚·伊萨贝尔跟着妈妈伊娃横跨洪都拉斯，来到特古西加尔巴，住在山坡上一间借来的小木屋里。伊娃和恩里克的母亲一样，也不愿再和不忠的丈夫共同生活下去。

那间小木屋长3米，宽4米，有个小窗户，地上是泥土，没有卫生间。母女俩只能到邻居家去上厕所和淋浴。小屋里也没电。她们只能在室外用柴火做饭，用桶从山下两个街区远的一个亲戚家去拉水回来。她们只能吃豆子和玉米饼。伊娃尽管患有哮喘，仍然奋力维持着母女俩的生活。

小木屋里住着9个人，但只有两张床，每天都在床之间的地上放上一张细长的床垫，9个人就挤在两张床和那张床垫上睡觉。为了能挤得下，睡觉的时候你的脚对着我的头。玛丽亚·伊萨贝尔与另外3个女人睡在一张床上。

10岁的时候，玛丽亚·伊萨贝尔跑去追赶一辆分送柴火的卡车。她一面跑，一面向邻居安吉拉·埃默里拉·努涅斯叫道：“柴火！”她想帮安吉拉取些柴火。

从那以后，玛丽亚·伊萨贝尔每天早上都要问安吉拉是否有什么需要她做的事。安吉拉喜欢这个留着鬈发、脸上总是挂着甜甜笑容的小女孩。她不得不承认，这个女孩勤快能干，有自卫能力，正在茁壮成

长，而她自己的双胞胎女儿出生一个月之后就夭折了。玛丽亚·伊萨贝尔经常说：“我决不会因懒惰而被饿死。”她给安吉拉的女儿喂饭洗澡，帮安吉拉做玉米饼，打扫红灰色相间的瓷砖地板。因此，玛丽亚·伊萨贝尔经常在安吉拉家吃饭。最后，玛丽亚·伊萨贝尔每周有几个晚上都睡在安吉拉家里。在那里，和她挤在一张床上睡的只有一个人——安吉拉的女儿。

7

玛丽亚·伊萨贝尔念完了小学6年级。她妈妈自豪地把她的毕业证书挂在小木屋的墙上。她是个好学生，但甚至没问过妈妈她是否可以上初中。“她怎么可能提那种要求呢？我们可没钱送孩子读那么长时间的书。”伊娃说。她自己没读过一天书，12岁时就开始在头上顶个篮子卖面包了。

16岁时，玛丽亚·伊萨贝尔和别人打了一架，被迫再次搬家。她和一个表姐之间发生了口角，表姐认为玛丽亚·伊萨贝尔对她的男友感兴趣。伊娃骂女儿，于是，玛丽亚·伊萨贝尔决定搬到城市那边的格洛丽亚姑妈家去住。姑妈就住在恩里克外婆家对面。姑妈在自己家的前屋开了个小食品店，玛丽亚·伊萨贝尔将帮姑妈照管食品店。女儿的离开让伊娃如释重负。尽管她能让女儿吃上饭，但吃得很差。所以，她很感谢格洛丽亚给她减轻了负担。

格洛丽亚的房子也不大，窗户没有方格，只有木头百叶窗条。但在玛丽亚·伊萨贝尔眼里，这个有两间卧室的家已经很棒了。她和姑妈的女儿共用一个房间。此外，姑妈也更随和，偶尔会允许玛丽亚·伊萨贝尔晚上出去参加舞会、聚会或城里举行的周年庆活动。伊娃可不容许这样的事，她生怕邻居们会说她女儿的闲话。

一个堂姐答应带玛丽亚·伊萨贝尔去听一个关于计划生育的讲座。玛丽亚·伊萨贝尔想避免怀孕，恩里克却拼命想让她怀孕。如果他们有个孩子，玛丽亚·伊萨贝尔肯定就不会抛弃他。那么多人都把他抛弃了。

在恩里克的居住地附近，有一个街区叫“小地狱”。那里有些人住在用破布缝制的圆锥形帐篷里。这个街区被一个街头帮派控制着。有些帮派成员曾是美国居民，1996年之前，他们一直住在洛杉矶。那年颁布了一个联邦法律，如果他们犯了重罪，法官可以将他们驱逐出境。现在，这些人活跃在中美洲和墨西哥。在小地狱街区，他们随身

带着铅管改制的枪支，喝稀释过的外用酒精。他们还在公车上抢劫乘客。有时，他们袭击做完弥撒从教堂出来的人。

恩里克有个朋友叫何塞·卡门·巴斯特曼提，16岁，他经常冒险去小地狱买大麻。这是很危险的事。何塞本来是个胆小腼腆的少年。一次，他受到一个男人的威胁。那个男人把一条铁链勒在他脖子上。男孩子们从来不敢在那里逗留。他们总是把大麻烟卷拿到半山上去，那里有个台球馆，他们坐在外边，一边抽烟卷，一边听着从敞开的大门飘出的音乐声。

他们还有另外两个朋友，两人都曾尝试过搭货运火车去北部。其中一个外号叫“猫”。他经常向恩里克说起一路遇到过的危险，移民警察的子弹嗖嗖地在头顶飞，而且很容易遭土匪抢劫。由于吸大麻，恩里克本来就云里雾里的，感觉搭火车有点冒险的味道。因此，他和何塞决定很快就去尝试一次。

有时，晚上十点左右，他们会顺着一条陡峭的蜿蜒小道爬到另一座小山顶上，躲在一堵被涂得乱七八糟的墙后边吸胶毒，直到深夜。一天，玛丽亚·伊萨贝尔在一个街角处遇到恩里克。他闻上去一股油漆的味道，把她气坏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她被熏得直往后退，“你在吸毒？”

“没有！”恩里克说。

许多瘾君子公开带着用婴儿食品罐装的胶毒四处走。他们把盖子揭开，把嘴凑在那个小口子上。恩里克试图掩盖自己吸毒的事实，所以只敢把一点胶毒装在塑料袋里，塞进口袋中。没人的时候，他就把嘴凑在塑料袋的开口上，把塑料袋底部往脸上压，拼命把毒烟吸进肺里。

恩里克的姐姐贝尔姬注意到，玛丽亚·伊萨贝尔的牛仔裤上有一团团黄色的手指印：胶毒。一定是恩里克拥抱她时留下的。

玛丽亚·伊萨贝尔也发现了恩里克的变化。他显得神经质，神情紧张，嘴里一股汗味，而且黏糊糊的，眼睛也一天比一天红。有时，他

目光呆滞，眼睛半开半闭。其他时候，他看上去醉醺醺的。如果她问他一个问题，他总要好半天才回答。而且，他的情绪也变化无常。被麻醉的时候，他会安静下来，显得睡意蒙眬，神情冷漠。毒瘾发作的时候，他会变得歇斯底里，粗鲁无礼。

一个姨妈叫他“瘾君子”。

8

当贝尔姬试图阻止恩里克外出时，他目光呆滞地盯着前方，说：“没人理解我。”

外婆把一个邻居指给恩里克看。那个人已经吸胶毒10年了，脸色苍白，瘦得皮包骨头，再也无法站立起来，只好用前臂拖着自己在地上往前挪动。“看看吧！那就是你的下场。”

恩里克在城里见到过数百个吸胶毒上瘾的孩子，心里害怕自己会变成他们中的一员。

有些孩子睡在垃圾箱里。一个灰白胡须的牧师给他们送去甜的热牛奶。他把牛奶从一个紫色的桶里舀到大碗中。有时，牧师的小货车后面会排上四五十个孩子。许多孩子都睡眼蒙眬的样子，有些几乎站立不稳。空气中弥漫着胶毒的气味。他们拖着黑乎乎的双脚往前挪动，同时把胶毒罐的盖子揭开吸气。然后，他们才会把热乎乎的牛奶送到脏兮兮的嘴边。如果牧师试图把他们的胶毒罐子拿走，他们就会大哭。大孩子打小孩子，或者对小孩子进行性侵犯。6年里，那个牧师已经看到26个孩子吸毒致死。

有时，恩里克会幻想有人在追赶他；有时，他又想象自己变成了侏儒，蹲在地上凝视蚂蚁；有时，他仿佛看到卡通小熊维尼在他眼前飞翔。尽管他现在还能走路，但似乎已经感觉不到地面的存在了。有时，他的双腿好像没反应，只看到房子在移动，偶尔还会看到地面在下陷。

一次，他几乎从那座他和朋友们常去吸胶毒的小山上摔下来。有两个星期，他的感觉特别不好，连家人都认不出来，双手不停地颤抖，还咳出黑黑的浓痰。

没人把这些事告诉洛德丝。干吗让她担心？她的烦恼已经够多了。贝尔姬的学费已经拖欠3个月了，学校威胁说不让贝尔姬参加毕业考试。

初次尝试

恩里克已经过了16岁生日。他现在只想要妈妈。一个星期天，他和朋友何塞正式出发，准备搭火车去北方。

开始时，没人注意到他们不见了。他们坐汽车横穿危地马拉，到达墨西哥边境。“我要去美国找妈妈。”恩里克对一个边境卫兵说。

“回家去。”那人回答说。

他们悄悄从卫兵身边溜过去，步行19公里，到达墨西哥塔帕丘拉镇，向火车站附近的一列货运火车走去。但他们还没走到铁路边，就被警察拦住了。男孩子们后来说，那些人把他们身上的东西抢了个精光，但后来还是把他们放了。先放何塞，后放恩里克。

两个男孩子找到了对方，并找到另一列货车。恩里克生平第一次爬上火车。火车慢慢开出塔帕丘拉火车站。他想，从现在开始，不会再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了。

两个男孩子没有任何搭火车的经验。何塞被吓坏了。恩里克胆子大，火车的行驶速度不快，他便从一节车厢跳到另一节车厢。突然，他脚下一滑，摔到火车下去了，背部先着地，幸好没掉到铁轨上。他当时正好背着一个背包，里面装着一件衬衫和一条换洗长裤。

他又重新爬上火车，但他们的惊险旅程却以丢脸的方式告终。在韦拉克鲁斯州小镇铁拉布兰卡附近，移民警察把他们从车顶上抓走了，关进一间牢房里，里面挤满了黑帮的人。然后，警察把他们驱逐出境。恩里克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走路一瘸一拐的。他想念玛丽亚·伊萨贝尔了。两个男孩四处去捡些椰子来卖，才凑够回家的汽车票钱。

做出决定

恩里克更深地沉溺到毒品中。到十二月中旬，他已经欠大麻供应者6000伦皮拉，约合400美元。但他只有1000伦皮拉。他答应在那个星期把剩下的欠款还清，但却无法信守承诺。下一个周末，他在街上碰到那个毒贩。

“你竟敢骗我，”那人对恩里克说，“我要把你杀了。”

恩里克装出不害怕的样子说：“别急，别急。我会把钱给你的。”

9

“如果你不把钱还清，”那人说，“我就杀你姐姐。”

那个人把恩里克18岁的表姐坦尼娅·尼诺斯加·图尔希奥斯误认为是他姐姐了。两个女孩子都高中毕业了，家里大部分人都去尼加拉瓜一个酒店参加她们的毕业庆典去了。

恩里克偷偷撬开卡洛斯·奥尔兰多·图尔希奥斯·拉莫斯姨父和罗莎·阿马利娅姨妈家的后门，又犹豫了一会儿。他怎能对自己的家人做这样的事？他三次走到门口，把门打开又关上，但都又走开了。每次他都先深吸一口胶毒。他知道，那个威胁他的毒贩曾进过监狱，有支点57口径的枪。

最后，他的脑袋已经晕乎起来，对自己说：“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”

他终于走进房子，撬开一间卧室门的锁，用刀撬开姨妈的大衣橱，把姨妈的25件首饰塞进一个塑料袋里，然后拿出去，藏在当地贮木场附近的一块岩石下。

晚上十点，家人回到家，发现卧室被盗。

邻居说，姨妈家的狗没叫过。

“一定是恩里克！”罗莎·阿马利娅姨妈说。她报了警。姨父卡洛斯和其他几个警察一起去把恩里克找来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他问。他的陶醉状态刚刚过去。

“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为什么？”罗莎·阿马利娅姨妈大声吼道。

“不是我。”话没说完，他的脸就红了，满脸愧疚。警察给他铐上手铐，把他带走了。到了警车上之后，他浑身颤抖，哭了起来。“我当时吸了毒，鬼迷心窍了。”他告诉警察说，那个向他要钱的毒贩威胁要杀坦尼娅。

他把警察带去拿回了那个装首饰的塑料袋。

“你们需要我们拘留他吗？”警察问姨父姨妈。

卡洛斯姨父想到了洛德丝，他们不能对她做出这样的事。于是，他命令坦尼娅待在家里，确保自身的安全。

但这次盗窃事件终于让卡洛斯姨父相信，恩里克的确需要帮助。于是，他在一家卖轮胎的商店给恩里克找到一份工作，每周工资15美元。他还每天和恩里克一起吃午餐——鸡肉和自己家里炖的汤。他让家里人必须对恩里克表示关怀。

在接下来的那个月里，也就是2000年1月，他暂时没吸毒，但随后又旧病复发。每天晚上回家的时间更晚了。玛丽亚·伊萨贝尔乞求他不要到吸胶毒的那座山上去。他满口答应，但就是无法自持。他自己都讨厌自己，穿得像个邋遢鬼。他的生活开始崩溃。

不过，他还够清醒，告诉贝尔姬说，他知道应该怎么办：他必须去找妈妈。

安娜·露西娅姨妈表示赞成。她的压力很大，她和恩里克之间已经冲突了几个月。她是家里唯一挣生活费的人。但甚至在轮胎店工作的时候，恩里克也只会花家里的钱。更糟糕的是，他还在败坏那个家唯一拥有的东西：好名声。

几个月后，他们俩，还有外婆，都会回忆起他们之间说过的那些刻薄话。

恩里克走进家门时，安娜·露西娅说："懒鬼，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？回家吃饭来了，嗯？"

"小声点！"恩里克说，"我又没向你要什么东西。"

"你就是个十足的懒鬼！瘾君子！没人想让你来这里。"所有邻居都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，"这不是你的家。到你妈那里去！"

"我又没和你住一起。我一个人住。"

"但你在这里吃饭。"

恩里克半是恳求地反复轻声说："你最好小声一点！"最后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在安娜·露西娅屁股上踢了两脚。安娜尖叫起来。

外婆跑到房子外面，捡起一根棍子，威胁说，如果恩里克敢再碰安娜·露西娅，她就会用棍子抽他。恩里克转身说：“这里没人在乎我！”说完跺着脚走了。安娜·露西娅威胁说要把他的衣物扔到大街上去。现在，就连外婆也希望他能去美国，因为他正在伤害家人，也在伤害他自己。外婆说：“他最好还是到那里去吧。”

10

再 见

玛丽亚·伊萨贝尔发现恩里克坐在街角的一块石头上哭，他又被抛弃了。她想安慰他。当时恩里克正处于陶醉状态。他说看到眼前有一堵火墙，妈妈刚刚从墙里钻过去，正躺在另一边，就要死了。他正要过去救妈妈，但有人从火焰中走过来，向他开枪。他倒下了，又爬了起来，没受伤。妈妈死了。他哭喊道："她为什么要抛下我？"

甚至恩里克的姐姐和外婆都劝玛丽亚·伊萨贝尔离开恩里克，去找个更好的人。别人都这样问玛丽亚·伊萨贝尔："你在他身上看到什么希望了吗？你没见过他吸毒？"她姑父也烦透了这个瘾君子少年。他和恩里克在同一个机修店工作，但从不主动让恩里克搭他的车去上班。

尽管恩里克身上有那么多缺点，玛丽亚·伊萨贝尔就是离不开他。在她心目中，他是坚强的男子汉。他们争执的时候，他总是让着她。她必须打破这种僵局。恩里克是她的第三个男朋友，但是她第一个真正爱的人。恩里克也为她自己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避难所。格洛丽亚姑妈的儿子是酒鬼，经常摔东西，还偷东西。玛丽亚·伊萨贝尔经常和他打架。

玛丽亚·伊萨贝尔已经完全迷上了恩里克。夜晚，他们坐在外婆家外面的大石头上亲热、说悄悄话。恩里克会说起他母亲、他和玛丽亚奶奶一起生活的日子，还有马可舅舅。"你为什么就不能戒掉恶习呢？"玛丽亚·伊萨贝尔问。"太难了。"他轻声回答。每当他们从他常去吸毒的那些地方走过的时候，她都会更紧地拉着他的手，希望这能对他有所帮助。

恩里克也为自己对家人和玛丽亚·伊萨贝尔所做的一切感到内疚，因为玛丽亚·伊萨贝尔可能怀孕了。她恳求恩里克留下来，说她不会抛弃他的，还会搬到那个石头小屋里和他同住。但恩里克害怕自己最后

会流落街头或者死掉。只有母亲能帮助他。母亲是他的救星。“如果你认识我妈妈，你就知道她有多好了，”他对何塞说，“我爱她。”

他必须找到妈妈。

在中美洲，每个街区都有一个偷渡客。在恩里克居住的街区，偷渡客是个男人，住在一座小山顶上。只要给他5000美元，他就可以把任何人带到美国去。但恩里克想象不出谁会有那么多钱。

他把自己的东西卖掉了几样：床、母亲送的一件礼物、皮夹克、已经去世的舅舅送的一件礼物、粗笨的大衣柜。然后，他到城那边去向玛丽亚奶奶告别。他吃力地往山上爬的时候，与父亲不期而遇。“我要走了，”他说，“我要去美国。”他向父亲要钱。

父亲给他的钱只够买瓶汽水。他祝恩里克运气好。

“奶奶，我要走了，”恩里克说，“我要去找妈妈。”

奶奶恳求说：“别去。”她答应在她狭窄的房子一角给恩里克隔出一间卧室。但恩里克已经下定决心。

奶奶把自己所有的钱都给了恩里克——100伦皮拉，约合7美元。

“姐姐，我要走了。”他第二天早上告诉贝尔姬。

贝尔姬的心一下子紧了。尽管姐弟俩大部分时间没有生活在一起，但弟弟是唯一理解她的寂寞的人。她默默地做了一顿特别的饭：玉米饼、一块猪肉饼、米饭上面撒了奶酪的油炸豆子。“别走吧。”她眼泪汪汪地说。

“我必须走。”

他也很难过。每次和母亲通话的时候，母亲都警告他别去，因为路上太危险。但如果他到了美国边境后再给她打电话，她将不得不欢迎他去，因为毕竟离得那么近了。“如果我从那里打电话，”他对何塞说，“她怎么可能不接受我？”

他对自己许下一个承诺。“我一定要到达美国，哪怕需要花上一年时间。”如果尝试一年之后仍然没成功，他才会放弃，回家来。

11

恩里克，这个脸上总是挂着孩子气的笑容的瘦小少年，这个爱放风筝、爱吃意大利面条、爱踢足球、爱跳街舞、喜欢和4岁的表弟在泥地里玩耍和看米老鼠卡通片的男孩，默默地收拾着自己的东西：一条灯芯绒裤子、一件T恤、一顶帽子、一副手套、一把牙刷、一管牙膏。

他久久凝视着母亲的一张照片，但他没把照片带走。他怕弄丢了。他把母亲的电话号码写在一张纸条上。以防万一，他还用墨水把电话号码写在了长裤裤腰的内侧。他兜里有57美元。

2000年3月2日，他向外婆家走去，站在11年前母亲消失的那个门廊上，拥抱了玛丽亚·伊萨贝尔和罗莎·阿马利娅姨妈。然后，他迈步离开。